

孫科的故事

張麗華

留美研究實用學科

孫科，字哲生，一八九一年十月二十日出生於廣東中山縣翠亨村，翌年他的父親 孫中山先生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在澳門設中西醫局，孫科隨母親盧太夫人到澳門居住。一八九五年秋，孫科隨祖母、母親和長妹金璇，由同鄉陸燦護送，放洋留美，自香港到檀香山他的伯父孫德彰處，八歲即由孫德彰專聘黃瑞祥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十二歲入天主教主辦的聖安東尼學校，以四年時間修完美制小學八年的課程。

一九〇六年，孫科升入火奴魯魯的聖路易學院，這是美制中學，四年畢業後，應聘擔任「大同日報」總編輯，兼在「少年中國晨報」擔任編譯工作，武昌起義，民國政府成立，元年二月，孫科奉中山先生之召返國。遊覽滬漢各地並返故鄉中山縣探親，隨即偕兩妹赴美深造，路經檀香山時由伯父孫德彰介紹，與陳淑英女士結婚。

民國元年八月，孫科考入加州大學，他在加大四年中，主修文科，但對理科的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等亦潛心研習，並選修若干法律政治

學科，如各國政府組織及羅馬法、英、美法等，他研習這些學科完全是遵照中山先生的訓示，研實用科學，以便將來為國家建設效力。

學成歸國歷任要職

民國五年五月孫科在加州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六年夏膺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主修經濟），歸國後上海復旦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孫科在美未能繼續進修的原因，為學費不繼，因此他於美國參加歐戰後，即與蔣夢麟同輪東歸，經香港到達廣東黃埔，擔任大元帥府秘書。民國十年出任廣州市首任市長，此後在他五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中，孫科先後主持過中華民國政府五院中的行政、立法、考試三院及歷任國民政府交通、青年、鐵道等部長，正如他的朋友所說，孫科的傳記，真如同一部民國史，他個人的經歷也正如同中華民國一樣，有不少的辛酸，也有許多輝煌的事跡，可以記諸史冊，流傳後世。

知過即改從善如流

孫科秉性耿直，易發脾氣，因此有人認為他

缺少人情味，例如民國十一年，他就任廣州市市長時，當地的名流仕紳接二連三邀他吃飯，他一概不理。宴客主人前來面邀，竟被他教訓一頓。他跟這些人說：「請吃飯做什麼呢？」這句話使得邀請他的人都敗興而歸。

又有一次孫科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出席國民政府會議，因改中山縣為全國模範縣的籌備一案，被擱置了一年多，他當面質問當時擔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古應芬，指摘古應芬這種拖拉的風氣，實非一個國民黨員所應有。

古應芬是中山先生革命時的好幫手，年紀比孫科大得多，在大庭廣眾中受了孫科的責罵，實在感到委曲，當場流下了眼淚，會後特由南京跑到上海，準備辭去文官長職務。後來孫科自知理曲，聽從朋友的勸告，寫信向古應芬陪禮，並親自赴上海向古氏道歉，才算了結此一不愉快的風波。足見孫科的脾氣雖壞，却能知過即改，從善如流。

不分親疏用人唯才

孫科用人非常特別，作風很像外國人。他最

孫科的事故

不喜歡應用人情介紹來謀求職務的人；對於毛遂自薦者反而十分欣賞。每逢看到自我推薦的信後，如發覺此人可有可取之處時，立刻找來面談，面談滿意，馬上安插職位。

過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兩位秘書——金鳴盛和胡去非，便是這樣被錄用的。金鳴盛寫的一篇論文「五權憲法釋義」，得到孫科賞識，胡去非的「孫中山先生傳」，更引起孫科莫大興趣。這兩個人沒有任何背景，全靠自己努力，孫科就喜歡這種人。

當遊客們在臺北近郊碧潭，搖曳輕舟，或者佇足吊橋時，就可看到對面巨石上刻有「碧潭」兩字。這兩字便是孫科的遺墨之一。

據追隨孫科五十多年的書法家詩人梁寒操生前告訴朋友們說：「孫科過去，因一直在外國受教育，完全用自來水筆寫字，直到民國廿二年就任立法院院長後，才用毛筆。」

原來民國廿二年夏季，有一天上午，立法院會休息時間，七、八位立法委員在孫科院長的辦公室裏聊天。

其中有一位委員黃右昌，掏出摺扇，請孫科院長在上頭題字。孫科推辭說：「我不會寫毛筆字，怎麼能題字呢？」

梁寒操在旁請他不妨試試。梁寒操告訴孫科說：「您讀那麼多書，而且見識也廣博。寫起字來總不會太差！」孫科果然抓起毛筆，在扇面上題了字。旁觀的人都覺得寫得蠻好，加以喝采，自此以後，他就改變觀念，一直採用毛筆批寫公文。

博學多聞記憶力特別強

孫科獻身政治，然而對於軍事、醫學、科學等無不涉獵，而且學有心得。對那些枯燥無味的天文數字，更甘之如飴。他的記憶力又特別強，可以把十幾年前看過的統計數字背得出來，這點更使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有一次廣東省農林局長馮銳去看孫科，那時廣東提倡種甘蔗，孫科就跟馮銳談種甘蔗的問題，談話中馮銳舉出些統計數字，孫科聽後，當即指出馮銳提出的數字有誤。擔任過嶺南大學教授專門研究農林的馮銳，只好把統計表冊翻出來對照，看過後，方知的確是自己的錯誤。孫科怎會知道馮銳舉出的統計數字錯了？原來孫科於十幾年前在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院長時，曾看過這項統計數字，因為記憶力好，所以一看就知馮銳所說的數字有誤。

生活恬淡沉默寡言

孫科對各國軍備和陸空各軍種的戰爭工具的性能，也非常留心。如某種大砲威力多大，某種軍艦時速幾哩，某國有好多門某種某種砲等等，談來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如果沒有多方面研究的興趣，又沒有特別好的記憶力，是絕對作不到的！

孫科享年八十三歲，完全歸功於恬淡的生活。他不大打極拳，不玩高爾夫球，光喜歡散步和做柔軟體操。他住陽明山第一賓館時，賓館有很長的走道。他每天早晨，繞着屋子走五圈，而後

進行自創的體操，在軟墊上，站直身子，雙膝不彎，只把雙手來回往前擡到地面為止。

愛清靜，歡喜沉思的孫科，年輕時沉默寡言，別人高談闊論，他在一旁傾聽。過去有人說笑話：「看見胡漢民，只有他說，沒有你說；看見汪精衛，你說一半，他說一半；看見孫科，你不說，他也不說。」孫科不常主動掀開話匣子，這是事實。

孫科上了年紀後，還仍像以往一樣，不說應酬話和廢話；但碰到他研究過的問題，則滔滔不絕，發抒自己的心得；不過，他言之有物，有憑有證，不是那些信口開河，自我炫耀的半調子，所能比擬的。

孝順父母精勤讀書

孫科一生事父尊、事母敬。孫科對他的母親盧太夫人，有七分愛，三分懼。盧太夫人說什麼話，給他什麼教訓，他畢恭畢敬地接受，從未使她失望傷心。他一生，成大事、立大業，不改變書生本性，一方面因受父親的教誨，而盧太夫人愛憎分明，善惡有別的教育，也使他受用終身。至於孫科一生繼承父志，努力不懈，更是大孝的表現。

國父中山先生和孫科之間，除討論救國方略之外，就是讀書。中山先生發現好書時，必定要教孫科研讀，孫科也常把他的書寄給中山先生。父子之間，從讀書中得到共鳴的快樂。讀書的範圍雖然很廣，但目標只在尋求救國救民的大道。

孫科逝世前曾把父親中山先生給他的四封家信、手令和幾件與外國友人的函件，交給他的老友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加以整理。黃季陸館長收到之後就在其中發現中山先生在民國八年從上海寫給孫科的兩封信。

信中所言，重點全在讀書，民國八年七月廿六日的一封信中說：

「父近日熱病初愈，經已起手著書，或於數月後可成一書也。兒有暇當從事於譯書、讀書、或從事于實地考察等種種學問。切勿空過時光，蓋出學堂之後，乃為求學之始也。林子超先生回粵，父交他帶回新購之書十本，若汝有此種書，便可將重複者寄回上海，以便交回書店也。父近日由日本洋書店定購數百種新書，現尚未收到，倘收到時當再寄一書目付汝。汝要看何種，可由郵局轉換寄來。汝目前與我之宗教破產一書，殊為可觀，父自讀 Dr. White's War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之後，此書算為超絕也，其學問考據，比 White 氏有過之無不及，父看過後已交孫夫人看，彼看完再傳之他人也。近日父得閱一書為 Cell Intelligence, the Cause of Evolution, 其思想為極新，駕乎近時學者之上，待孫夫人看完，我當寄來汝，汝可譯之，亦可開中國學者之眼界也。今日媳婦與二孫來，我順與他等一齊到宋太太人處，蓋我到上海以來尚未去過，後回來晚飯，飯後孫夫人與媳婦同去買物並送他落船，我留家剛有暇，故順筆書此，餘事托廖仲愷回粵面言，汝接此當往省一見仲愷先生可也，此示。父字七月二十六日書。」

在八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寫給孫科的信中說：

「明日葉夏聲先生回粵，父托他帶回西書八本，皆父已過目，或從前重買者，中有一本 Government by All People 父甚欲你譯之，有暇可速從事，因中國極需此種之知識也。」

原來中山先生寄書給孫科讀，遠在民元前後即已開始，據孫科在其八十述略中說：「我在求學的時候，功課原已十分緊迫，加上辦報和演講等工作，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但先父不時從各地寄來一大包一大包的書籍要我閱讀。如果他在南洋一帶旅行，寄來的幾乎全是我國的線裝書，到了歐美，便寄英文的各種名著來。像「通鑑紀事本末」，「讀通鑑論」，「進步與貧窮」，「互助論」，「達爾文遊記」，「物種由來」，「麵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亞全集」等，都是我在那一時期曾經讀過的書。記得我收到的書中，也有不少關於各種思想和主義的著作，但是沒有一本是馬克斯和恩格斯這一類人所寫的。這可證明先父對於他們之思想和主張並不贊成，所以也不讓我我去研究」。

從上舉兩封家書中，令我們對國父及孫科好學不倦的精神真是不勝欽仰之至。

多產節育須合時宜

孫科和他夫人陳淑英女士結婚後，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他曾經和朋友開玩笑說：「現在大家主張兩個孩子恰恰好，顯得我不合乎節育計劃。」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第一講中，主張中國

要增殖人口，否則要亡於列強的侵略。國內部份人士，曾以此為理由，反對節育之說。

孫科認為，中山先生當年的社會情況，和近三十年來已經大不相同了。他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當年中山先生主張繁殖人口，是基於環境的需要。那時，中國只有四億人，而帝國主義又不斷壓迫；但是，現在事過境遷，我們的人口也已不是從前的數目了。

僑居海外關心國事

自民國四十年孫科由港去法，再自法赴美，隨即在美定居，迄至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底方始歸國。他在海外僑居期間，無時不關心國事，亦無時不盼望早日反攻大陸。他說：當他在紐約時，曾邀請著名的女預言家狄克遜太太在一家小餐館吃飯，狄克遜太太鄭重的告訴他，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會爆發，同時中國必然復興，但復興中國的絕對不是共產黨。這位預言家更進一步預料中國將來一定領導世界，但採用的途徑也不是武力。

孫科說：由於他偶然翻閱一本有趣的書，才促成他與這位女預言家的會晤。原來，這位著名的女預言家在一九五二年，曾預言一九六〇年美國會有一位年輕的總統，但他不會終任，可能會遭受暗殺。等到一九六〇年甘迺迪總統真正被刺後，這位女預言家聲名大噪，大家更發現她對印、巴分治等其他預言，也都靈驗。她對我國前途的預言與孫科對我們反共必勝的信心，可謂不謀而合。

嫉惡如仇待人厚道

孫科從政期間，可分兩大階段。一是從民國六年在廣州軍政府服務，至到民國三十八年辭去行政院院長；一是到從民國五十五年，出任考試院院長直到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去世。

在孫科將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梁寒操認為最可貴的，是他不搞小圈圍。國民政府時代，部份人士管胡漢民叫「元老派」，對孫科則以「太子派」稱呼，全是別人巧立的名目，孫科本身並無派別可言。梁寒操曾說，孫科坦然無私，對各方面及所有部下都一視同仁，因此在需要團結時刻，他對各方面及各個人都有相當的號召力，這是無可諱言的。

孫科待人厚道，金錢方面從不計較，尤其對部屬如有錯誤，只要能悔過，他都給予原諒。在陪都重慶時，很多位立法委員病了，孫科知道他們很窮，都自己掏腰包致送醫藥費。

孫科雖愛人以德，但也嫉惡如仇，當他做立法院院長時，有一位立委馬寅初，因受中共的欺騙，經常在立法院內外，發表左傾的言論，危害政府的抗日經濟政策，孫科認為像馬寅初這樣的人，遲早必然是國家的大害，於是使用霹靂手段，宣佈剔除馬寅初的立委資格，雖然有人向孫科鼎力關說，孫科却堅持到底，不肯讓步，後來事實證明，這個以「馬列主義」為號召的經濟學者，原來是受了共產黨的統戰的毒害，作了共黨的尾巴。

民國三十七年憲法公佈以後，行憲立法院立

法委員的總名額是七七三名，當政府討論按地區分配立委名額時，有某省籍人士堅持其省份應多添一名，爭得非常激烈，孫科只好對那人幽默的說：「請不要爭，爭到手也不見得輪到老兄的名

下。」他這一輕描淡寫的手法，在無形中就息止了一場無謂的紛爭。總之，孫科是位令人欽佩的讀書人，更是使部屬誠心敬服的好長官。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聖嘆評 天下才子必讀書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代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

國際影展特刊 精彩印色

每冊臺幣 150元十八、十九、二十叁冊合售 450元
(國外另加郵費)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